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新文学评论



- 文学新势力/盛可以
- 诗人档案/沈浩波
- 重审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 人大论坛/文学研究与历史视野
- 池莉研究专辑
- 梦魇的激情——甫跃辉论

2016 / 3
VOL.5 NO.3

无处安放的底层关怀

——解读《生命册》 石晓岩 /65

将文学归还给文学史

——论王蒙的《这边风景》 汪 荣 /70

人大论坛·文学研究与历史视野

主持人语 杨联芬 /77

晚清期刊视野中的《斯巴达之魂》 刘润涛 /78

《论主观》发表前后 邢 洋 /84

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的复杂性 李 屹 /94

池莉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周新民 /101

时代回声与生命感悟

——池莉小说创作论 阳 燕 /103

两种城市,两类女人

——池莉新世纪小说初探 高国丽 /110

论池莉和梁贵子小说的审丑意蕴 王红梅 /118

池莉小说创作与研究综述 王胜兰 /125

学院风骨

由办刊到办学

——从《申报》报道中看王蕴章的人生嬗变 傅宏星 /134

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的中国特质

——以郭沫若、夏衍的剧本和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的诗等为例

..... 赵东祥 /142

论准左翼作家的暴力叙事 黎保荣 /147

批评前沿

梦魇的激情

——甫跃辉论 宋夜雨 /155

贡纸、人物与文化的意义

——评孙红旗长篇小说《国楮》 王学海 /1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九)/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22-7524-4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

第214800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肖绪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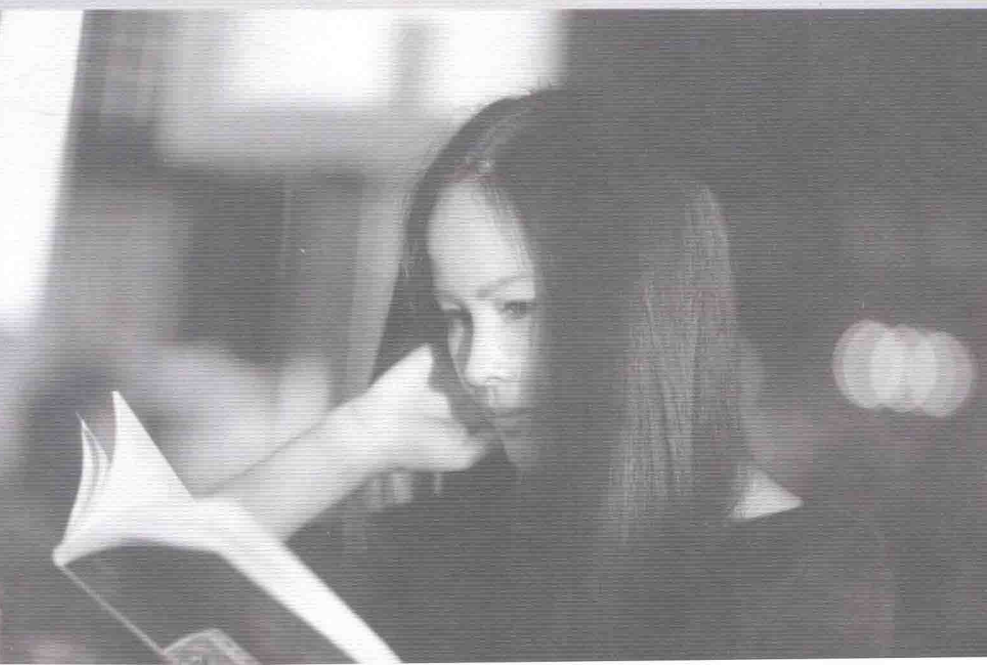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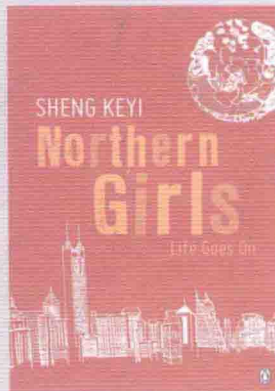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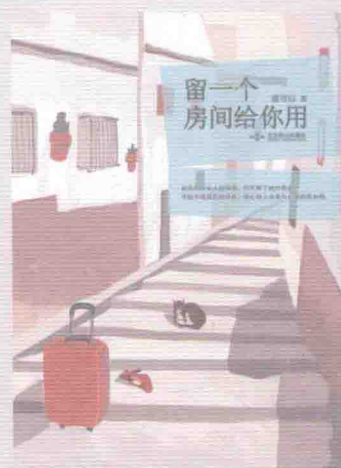
左起：金字澄、李佩甫、王蒙、格非、苏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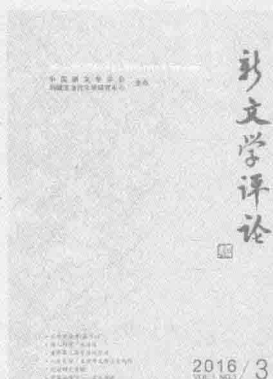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先生、老舍先生、巴金先生、李劫人先生等一批文学巨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基石，并由此确立了长篇叙事文学的崭新高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的叙事传统。作为后备作家我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这个传统的护佑和滋养。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再推就将看到耸立在远处的另一个巅峰，我所指的是由《水浒传》和《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说的传统。李劫人曾说：“一直要等到司汤达、福楼拜等人出现，西方小说才有资格与明清章回体相比。”无论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还是明清章回体，都深深地扎根于伟大的史传传统的沃土之上，《春秋》和《史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摘自格非先生获奖感言

盛可以，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益阳，后移居深圳。著有长篇小说《北妹》《道德颂》《死亡赋格》《野蛮生长》以及《留一个房间给你用》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作品被译成英、德、法、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出版。曾获国内多种奖项。2012年《北妹》入围英仕曼亚洲国际文学奖。《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纽约客》《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卫报》等国际媒体曾刊发其作品评论及个人专访、报道。长篇《野蛮生长》英文版将由企鹅兰登书屋出版。现居北京。

盛可以





新文学评论

2016/3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作家语录

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盛可以 /4

文学新势力·盛可以

主持人语 贺仲明 /7

触底的写作

——盛可以小说性爱叙事管窥 毕光明 /8

飘荡在“失去”的路上

——盛可以小说论 余爱春 朱晓晴 /15

怎样的“野蛮”与怎样的“生长”

——评盛可以的新作《野蛮生长》 刘文祥 /21

盛可以小说的价值观念探询

——以长篇小说为中心 何 雯 /28

诗人档案·沈浩波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 /34

诗人之难,在于你得超越自己的屁股 沈浩波 /35

手中仍有屠刀,依然立地成佛

——回答《南方周末》石岩 石 岩 沈浩波 /38

连大海的怒浪都有温柔的回眸

——沈浩波:其人、其事、其诗 霍俊明 /41

重审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刘复生 /47

重新寻找“形式”

——浅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朱 杰 /48

我们时代的冷记忆和神话

——论《繁花》 李 音 /55

《黄雀记》、真实性与现实主义 张硕果 /61

无处安放的底层关怀

——解读《生命册》·····石晓岩 /65

将文学归还给文学史

——论王蒙的《这边风景》·····汪荣 /70

人大论坛·文学研究与历史视野

主持人语·····杨联芬 /77

晚清期刊视野中的《斯巴达之魂》·····刘润涛 /78

《论主观》发表前后·····邢洋 /84

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的复杂性·····李屹 /94

池莉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周新民 /101

时代回声与生命感悟

——池莉小说创作论·····阳燕 /103

两种城市,两类女人

——池莉新世纪小说初探·····高国丽 /110

论池莉和梁贵子小说的审丑意蕴·····王红梅 /118

池莉小说创作与研究综述·····王胜兰 /125

学院风骨

由办刊到办学

——从《申报》报道中看王蕴章的人生嬗变·····傅宏星 /134

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的中国特质

——以郭沫若、夏衍的剧本和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的诗等为例

·····赵东祥 /142

论准左翼作家的暴力叙事·····黎保荣 /147

批评前沿

梦魇的激情

——甫跃辉论·····宋夜雨 /155

贡纸、人物与文化的意义

——评孙红旗长篇小说《国楮》·····王学海 /1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九)/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22-7524-4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214800号

责任编辑:古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肖绪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朱训集
乔以钢 刘醒龙 李敬泽 吴义勤 何锡章
张 炯 吕 兵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施战军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梁鸿鹰 董之林 蒋守谦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本 朝 王庆生 王彬彬 王春林 王泽龙
朱 水 涌 刘复生 严 辉 杨 扬 杨 彬
杨 晓 帆 李少君 李云雷 李建军 李遇春
何 向 阳 何言宏 汪 政 宋剑华 张 冀
张 永 健 张志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洪治纲 贺仲明 贺桂梅 郭宝亮
黄 永 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有顺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6/3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张 冀

办公室主任:杨晓帆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作家语录

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盛可以 /4

文学新势力·盛可以

主持人语 贺仲明 /7

触底的写作

——盛可以小说性爱叙事管窥 毕光明 /8

飘荡在“失去”的路上

——盛可以小说论 余爱春 朱晓晴 /15

怎样的“野蛮”与怎样的“生长”

——评盛可以的新作《野蛮生长》 刘文祥 /21

盛可以小说的价值观念探询

——以长篇小说为中心 何 雯 /28

诗人档案·沈浩波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 /34

诗人之难,在于你得超越自己的屁股 沈浩波 /35

手中仍有屠刀,依然立地成佛

——回答《南方周末》石岩 石 岩 沈浩波 /38

连大海的怒浪都有温柔的回眸

——沈浩波:其人、其事、其诗 霍俊明 /41

重申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刘复生 /47

重新寻找“形式”

——浅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朱 杰 /48

我们时代的冷记忆和神话

——论《繁花》 李 音 /55

《黄雀记》、真实性与现实主义 张硕果 /61

无处安放的底层关怀

——解读《生命册》.....石晓岩 /65

将文学归还给文学史

——论王蒙的《这边风景》.....汪荣 /70

人大论坛·文学研究与历史视野

主持人语.....杨联芬 /77

晚清期刊视野中的《斯巴达之魂》.....刘润涛 /78

《论主观》发表前后.....邢洋 /84

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的复杂性.....李屹 /94

池莉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周新民 /101

时代回声与生命感悟

——池莉小说创作论.....阳燕 /103

两种城市,两类女人

——池莉新世纪小说初探.....高国丽 /110

论池莉和梁贵子小说的审丑意蕴.....王红梅 /118

池莉小说创作与研究综述.....王胜兰 /125

学院风骨

由办刊到办学

——从《申报》报道中看王蕴章的人生嬗变.....傅宏星 /134

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的中国特质

——以郭沫若、夏衍的剧本和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的诗等为例

.....赵东祥 /142

论准左翼作家的暴力叙事.....黎保荣 /147

批评前沿

梦魇的激情

——甫跃辉论.....宋夜雨 /155

贡纸、人物与文化的意义

——评孙红旗长篇小说《国楮》.....王学海 /1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十九)/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22-7524-4

I. ①新... II. ①黄... ②阎... 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

第214800号

责任编辑:古沁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肖绪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字数:323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 盛可以

转眼成了一个写了十三年小说的老作家。“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活得越老,越了解世界的庞大复杂、人性的幽深险恶,对细微的事物、卑微的生命就越是纤细敏感。作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或者说,作为一个偏爱书写悲剧命运的人,内心的脆弱与坚强其实是相等的。面对世界,既有一颗如石头般冷静的心描摹残酷现实,也暗藏着近乎黛玉葬花的神神经质的忧愁感伤。

现代化的生活像流水,点到为止,就像无数的新闻、短讯、微博、事件在不断地发生,迅速地被折叠、覆盖、遗忘,人们在痛苦,在遭遇,在变化,那么,小说就是展开这些皱褶,挖掘隐藏的、幽暗的、真实的以及种种可能。

粗略回忆过去的写作,不乏草率与粗糙的处理方式,过于散漫随兴。意识到该这么写,不该那么写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唯一能做的是,更谨慎,更有耐心,像一个出来觅食的动物初出洞口那样,敏感戒备,四下嗅察,避免鲁莽地一下子就跳进危险的处境里。

这些年我所积累的,有很多关于失败的写作经验,我知道自己每一部作品的缺憾,也记得每一篇作品的缘起。我想提一提我的故乡,也就是我的文学的发源地。所谓故乡,只是我出生的村庄与小县城。如果贫穷无助也是一种肥料的话,我倒是得此滋养。当了作家,注定要在困苦落后、民不聊生的灰色底子上写字,提起笔,故乡的人物自然就跳到了纸上。也就是说,在写作之前,就形成的一种感情态度,可能是今后永远无法超越和挣脱的。故乡总有一些怪异、费解的人和事。

比如长得好看的女精神病喜欢唱革命歌曲;性格阴郁的瘸子暗恋某一个女人;刚过门几天的新媳妇突然中了邪,不吃不喝;一个经常被丈夫打得皮开肉绽的女人从没想过离婚……

我零碎地知道一点背景,但不去求证模糊的部分,而是去揣测、虚构、处理这个模糊地带,用想象力构建“事实”。几乎每次回乡,都能从乡人的八卦闲聊中获得文学人物与事件。比如长篇小说《北妹》的缘起,听乡人聊起村里那个性感丰满的矮个小姑娘,怎么在村里弄得鸡飞狗跳,最后跟姐夫睡出麻烦后离开村庄。我想象一粒性感的肉丸子到处滚动,新鲜热辣,她会遇到一些什么动物,面对那些要咬她的嘴巴,那些要吃她的人,她会怎么办。于是我就让她一直滚,从乡村滚到县城,从县城滚到现代化大都市,从一种工作滚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男人滚到另一个男人。我扛着摄像机跟在她后面滚。所以《北妹》谈不上写作技巧,也没故事结构,就是一粒肉丸子在路上滚。我从没想过去采访那些姑娘们,我相信我想象的,可能要比她们的回答更丰富、更复杂,甚至更真实,我看到了她们的部分生活,她们的日常,她们那些在报纸上,或者我的耳朵边发生过的事件,但在我的想象中还有更多可能发生。

2008 我开始写《死亡赋格》,男主人公在一片水域失踪,那个一望无际的湖就是洞庭湖,我要写洞庭湖的美,洞庭湖的险,但我唯一一次瞥见洞庭湖,是在十岁左右,除了风浪和浊黄的水,再无别的印象。有人建议我先去洞庭湖看看,实地考察一番。我没有兴趣,一方

面是担心实景制约想象,二是真的觉得巨大的冒险完全可以来自内心,没必要去看真实的八百里洞庭,大脑里的美和风暴胜于真实。但是毫无疑问,想象又是基于某种印象,我在回忆中放大了童年对洞庭湖的那一瞥,放大了洞庭湖的浊黄与风浪,几十年前的那一瞥,依然至关重要。

小时候对事物的印象与认知令人惊讶,比如会觉得那条小河无比辽阔,对岸的屋影遥远,去代销店的那段几百米的路程似乎很难走到头……所以只要遁入童年,几乎能自动获得一种陌生化的文学效果。童年是一座永远挖不空的魔山,同时也是一座虚无之山,我并不确定,我从中挖到了什么,我为什么写他们,我说了什么。

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野蛮生长》,依然是基于童年印象的想象。写一个家族,就像一株植物,人物如枝茎向四面八方蔓延伸展,最终成为一堆枯枝败叶。在这部小说中,我对童年印象进行了一次“翻箱倒柜”。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民间说书人,想起他坐在地坪上说书的腔调。他的语言平白易懂,以我五六岁的年纪就能听得入迷。所以我选择用土话,用一种现成的、“拿来用”的语言来讲这个家族故事。

以前写作,更在乎词语和句子,过于追求炫目的语言、精辟的比喻,觉得那才是写作的才华,迷恋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当然我不想否定过去的语言,只是现在厌倦了过去的腔调,厌倦了刻意雕琢,移情于简洁与朴实。

我曾经想过以不同的方式,收回最初写作时所蜕去的、丢掉的东西,但是没做到,因为年龄、阅历、经验、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这些都潜移默化到写作风格里。事实上,我也只是那么一念想,无非是对最初写作时那股目中无人以及无所顾忌的眷恋。回过头,犹如看风在水面上运动,一股无形的力量吹起水面的波纹,我依然感觉自己受了优待。

尘土飞扬的时间,是可以洗心革面的——如果我给洗心革面加个双引号,只是为了表示我确实理解这个词,字典里的解释是,比喻坏人物彻底悔改——但是

我不想加引号,凭什么好人就能洗心革面?又比如一个人,不论是好是坏,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了变化,他的内心与精神跟过去相比,截然不同,那么,这也是一场无声的洗涤与革命。

文学发展到今天,留下来的技术空间似乎已经饱和,艺术创新比中六合彩还难,幸好世界还在继续,时代在更替,人还在各式各样地活,各式各样地死;幸好人还有精神,还有灵魂,还有虚无,还有困境。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需要文学艺术,动物不需要。

身为作家,并不是肩负多大的使命感,一心想着拯救世界,或为人类解决什么难题。我的焦虑在于,创作构思能不能让自己欢欣雀跃,怎么才能突破自己,怎么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十年前,我读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个诗人送的,全书是A4复印件。我记得当时画了很多杠杠。后来多次搬家,复印本丢了,书也买不到。写作困难的时候,想到这个书名,摸着自己的病因,知道焦虑,这也意味着认识了自我的局限与不足。最初近乎狂欢的写作终结,速度缓慢,停滞,自我怀疑。在那么多经典名著的重压下,你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存在有什么价值?怎样才能提供新的文本经验?怎么才能石破天惊?于是在焦虑中持续阅读。

2015年3月初,我开始雄心勃勃地创作第八部长篇《福地》,叙事者是一个白痴少女。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认为傻子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形象,他甚至说,“骗子、小丑和傻子开始了欧洲现代小说的摇篮”。我想这并不夸张。我们很喜欢那些经典的疯傻文学人物,《阿甘正传》,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班吉……因为傻子常常具有正常人所不具备的美德,有理想,有勇气,有正义、纯朴、宽容、善良。这是现代社会稀缺的品质。当我打算在新小说中塑造一个新时代的傻子人物,以一个白痴女的视角呈现世界新的荒诞时,心里有一股非同寻常的创作激情,似乎胸有成竹。但写起来才发现非常有难度。作为作者,一方面你必须化身为白痴,进入她的世界,了解白痴的思维逻辑、价值判断,甚至她内心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你还

得像个会通灵的巫婆,有智慧附体,让笔下的白痴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生命活力。难度大得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要么不小心显露了叙事者的操纵,要么真的傻了,蠢起来不知所云。这一角色设定甚至剥夺了部分写作过程中的乐趣,比如对比喻、隐喻等修辞的迷恋,以及对人物的刻画、揣度,对各种心理的描写,在这儿几乎用不上,这对写作造成了巨大的钳制。

沮丧中暂停写作,备了些宣纸笔墨,画画换脑筋。一幅画画完,就能迅速发现问题。画面表达的内容过满,于是去掉一块石头,一所房子,或者一棵树,心到意到,但不形诸笔墨,画面简洁干净,意境反倒悠远了。我意识到我在那部小说中犯了同样的错误,越是用力呈现人物的傻痴,越是暴露了作者的虚弱,增加了作品的臃肿与无力。

重读《喧哗与骚动》,试图进入班吉的世界,甚至模仿班吉,双手抓着充满铁锈味的铁栅栏,望着外面的世

界。班吉的视角与感知,就像国画里的白描,没有烘染,没有点缀,集中突出画面的重点;又像一束强光灯,照见舞台所呈现的独特事物。班吉对事物的认识是片段的、零碎的,他的反应简单直接,他的感知、触觉、嗅觉、意识一片混乱,思绪从这个跳到那个,没有现实的有秩序的时间和空间,场景转移就像电影蒙太奇的剪辑,但是有某种内在微妙的关联使它们在班吉的脑海里衔接起来。

用一个白痴叙事,有点作死自己的感觉。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我收拾画桌,重新回到电脑前,尽最大的努力挽救长达12万字的《福地》,最终,它摇身变成一部四万字的中篇。我不知道它是否有可取之处。我喜欢尝试,即便失败。 **新文学评论**

北京酒仙桥
2016年1月

主持人语

◆ 贺仲明

我与盛可以都是湖南人,跟她也有过文字上的交流,但从没有见过面——按照我的批评观念,这对我主持这组批评文章也许是最好的。因为我以为,文学批评者与作家的最理想关系就是纯粹的文字关系,如此,批评者才能够不受个人关系的羁绊,能够真正就文学而论文学——在我对盛可以作品的阅读印象里,她是一个很有锐气,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很带着湖南人的倔强和蛮气(尽管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年轻女作家可能不合适)的作家。她的作品也许有不完全圆熟处,但却绝对不乏力量,绝对能够带给你大脑和心灵很强烈的震撼。当前中国文学家,特别是女作家中,这样的创作风格并不多见,也因此而显得个性十足并弥足珍贵。而我们当前的评论界对这种个性和价值似乎还没有充分重视。这是我们做这个评论专栏的原因,也是对几位评论者所寄予的期待。

应该说,几篇评论文章都满足了我们的期待。四篇文章的作者除了毕光明教授外,都很年轻,余爱春教授大体与盛可以属于同一年龄段,其他几个作者都属于更年轻的一代。毕光明教授虽然年长一些,但他一直都是以活跃的中青年评论家形象示人,可谓是永远的文学新青年。我始终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看待问题和审视文学的立场和方式都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价值观念随着代际交替飞快地变迁。像我们这些自认为还不算老的“60后”,毫无疑问已经跟“70后”、“80后”作家有了不小的差异和分歧。所以,让年轻作家的同龄人,甚至是比他们更小的年轻人来阅读和评判他们的作品,也许更有其价值

和意义,同时也更可能得到作家们的认可。

就对盛可以的这四篇评论文章而言,毕光明的文章、余爱春和朱晓晴合作的文章都是全面的宏观论述,它们既有具体细致的作品论述,也是对作家整体的精神论述。我以为,毕光明教授对盛可以小说中的性爱叙事的剖析是十分深入和到位的,他对盛可以的小说是“触底的写作”的敏锐论断,相信对读者会有重要的启示。另两位作者对盛可以创作“在路上”特点的界定是很准确,也是很有深度的。刘文祥和何雯的文章都是针对具体作品的论述,但也能够将小说文本与作家主体结合起来,并融入批评者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感受。四篇文章的价值观不一定是我认同的,但我认同这种鲜活有立场的文学批评,它们既是批评者对作家心灵的探究,也有他们自己对文学的真切感受。

盛可以还很年轻,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充满着不可预知和限量的可能性。几位批评者所看到的主要是她已经完成的作品,包括对她的奖掖和批评。依我个人的阅读感受,盛可以肯定是一个不甘于自我满足的作家,她始终在寻求着自我的超越和新的突破。如果她能够在这几篇年轻评论者的文章里觅得某些创新的契机或受到一些思想火花的启迪,又如果那些喜爱盛可以作品的读者能够在这里找到某些共鸣,那样,这组文章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男文学评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触底的写作

——盛可以小说性爱叙事管窥

◆ 毕光明

有人说：“盛可以绝大部分作品，百分之九十的长短篇小说都写到了爱情，至少涉及男女情感乃至性。”^①这的确道出了盛可以小说以性爱叙事为主的特点。作为“70后”生人，盛可以的创作始于新世纪之初。当她跃入文坛时，女性文学在此之前已有过“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和“欲望化写作”的惊世骇俗之举，然而盛可以的出现还是给文坛带来了新的颤栗。李敬泽如此形容：“盛可以的小说有一种粗暴的力量。她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动作中，她省略了一切华丽的细致的表现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变得柔软的因素，她由此与同时代的写作划清了界限，但她也在界限之外获得了新的力量，那就是，她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现了我们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②盛可以的小说，没有林白和陈染那样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也不像卫慧那样公然迎合消费意识形态，正在于对“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的有力呈现。盛可以对所遭遇的生活和时代有切肤之痛而又能冷眼旁观。她具备一双充满洞察力的眼睛，看清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表面歌舞升平，内里暗涛汹涌。这个时代，是一个神奇的魔盒，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一个充满痼疾与隐患的苹果，有些地方在溃烂，有些地方在癌变……”^③她的一颗敏锐的心为此而困惑，并激起思考的勇气与责任。不过她思考的出发点是女性自我的生命本质以及由这种本质造成的人生命运。她的叙事因而不会是宏大的，而是以特定时代为背景，在两性关系中剖视女性个体的灵魂景观，以此窥探被日常生活秩序和虚幻道德现象所掩蔽的人性幽秘。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潜入更深的水底，看黑暗中的微生物如何向我游来”^④。这是一种触底的写作，这个底在过早看透了人

生的虚无的女作家这里，是时代生活激流下不时拽动社会道德浮标的女性生命本能。

在盛可以的小说里，女性生命本能是在性欲实现可能的机遇中得到充分展现的。“食色，性也。”对于现代人来说，性欲需求这一原始本能诱发出更多的生存事件，在社会转型导致道德失范的情况下，两性的战争在特定的生活框架和变动着的权力关系之中更为激烈地展开，从生存传统那里延续而来的爱情与婚姻被搅得面目全非，作为个中人的女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欲实现机会，但往往需要付出灵魂被抽空的代价——历经巧取豪夺的紧张与快感之后得来的不过是虚无。盛可以的性爱叙事反复深入人性的核心，一次次带回关于存在的信息。“我试图做这样一个作者：看到本质，像上帝的眼睛，洞察一切。”“我对悲观，绝望、阴暗、孤独，残缺等等更敏感，它们对心灵上带来的冲击更令人难忘。”“存在的孤独感，是我喜欢的主题。”“风格这东西，和年龄阅读以及不同时期的思考都有关系，但有不变的核心，那就是对人性可能性的无尽挖掘，让通往幽暗的小径以及深邃之处的幽暗都变得明亮与真实。”^⑤在一次文学访谈中，盛可以如是说。的确，存在先于本质，被挖掘到的人性的可能性会让我们偶尔窥见存在的真容。出现在盛可以笔下的闻所未闻的性爱故事，让我们惊悚于女性生命的巨大秘密。《无爱一身轻》、《水乳》、《北妹》、《道德颂》……小说中无论是小资，还是打工妹，在城市化的舞台上，女性生命本能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表演。

短篇《无爱一身轻》是一篇从根部上解构男权文化的小说。撤除语言交流上的遮羞布，露出来的男权的根部就是一个字——“屌”。或者用某种方言来表述，

叫做“卵”。男权文化说到底就是个屌文化,或者叫卵文化。男性的性别意识及其优越感来自卵,男性在与女性的权力关系中占着上风,就是身上有卵。但是男性没有想到的是,男人的卵只有被女人啜吮和品味时才获得它的价值,并被分出高低。没有女人的品味,男人的卵就仅仅是卵,而失去它的象征功能,男权就因为失去它的依据而变得滑稽。只有女性能够鉴别卵的优劣,从而确认其价值的高低,这样,男权其实是由女性所赋予的。这也意味着男权可以由女性赋予,也可以被女性取缔。一旦被取缔,男性和女性就分别回到了纯粹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对于女人来说,卵的价值就在于被品味,被把玩,从而带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快感。如果加上其他的功能,它就会变味,甚至变质。女人作为性别的一方,是在对“卵”这一性别符记加以解读,使其呈现原生功能而获得自我、成为女性的,反之亦然。所以,男性和女性在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中被赋予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是人类自身造成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还存在。比如男性的处女情结。处女情结破坏了正常男女之间的美好的性爱 and 可以由这样的性爱发展而成的纯粹的爱情。二十六岁的“我”本是处女,遇上了出众的男人,品尝了他同样出众的卵,把第一次交给了他,成了他的女人,她感觉得到了爱。可是这个自称“做爱机器”的男人,在同她做爱时居然使了心计,在她的屁股底下塞了一本打开书页的书,无非是想通过做爱检查上边有没有红而验证她是否是处女。结果,“他故作随意地瞟了一眼,合上书本的动作不太流畅”暴露了男人内心的秘密和失望。在“做爱机器”找到“独身主义”这个借口之后两人不欢而散,留下的是真心求爱的女性对两性关系本质的深刻思考,而伴随思索的是一怀沧桑和未老先衰,徒有“我是谁”的自我叩问。

冲破文化禁忌,触碰道德底线,由一女子之口自爆自幼及长与“卵”的交往史,为“卵”写颂,也为“卵”记污,讽斥“卵”与主义的分离,感叹“卵”的不由自主,受到“卵”的伤害而堕入虚无但又念念难忘“卵”给予的充实的美感……寥寥数千字,不啻是一部“卵”的小百科,《无爱一身轻》堪称一次文化震撼,它是对几千年男权书写的一次四两拨千斤的淡定示威。书中关于“卵”

的描述、分析与议论精彩纷呈。而这些关于“卵”的话语,透露的是对男权压迫了然于胸的现代女性对两性之爱的沉思与求索。卵之于男性的意义是要由女性来发现的。“当我的生理上起了变化,萌生了真正的情欲和性欲,学会观察男人的时候,我发现,‘卵’,是男人的另一‘他’。有时,它完善着他,它使他变得更可爱,更生动,更有情趣;有时它使他变得可恶,变得丑陋,变得索然无味。”当卵与需要卵的女性建立起联系时,它会区别两性关系的不同性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眼看到男人,我会不由自主,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扫视他的裤裆,并且马上会想到他的“卵”,以及和他交配的感觉——当然这只限于惹起我兴趣的男人。不过得注意,只是交配,因为爱没诞生,我不想用“做爱”这样的词,“做爱”是不能滥用的,用滥了便让人失去感觉了。我总得保存一些神圣的东西,哪怕是一个词。

交配,更具广泛性与适用性。就好像那性工具用品店里的男女生殖器,你取一个回家,就可以跟它交配,完成你的本能需求。做爱,是一项奢侈的运动。借鉴朋友对做爱的诠释:“做爱,它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智慧和体力……要善于诱敌深入、杀回马枪、三顾茅庐、四渡赤水等策略……当然做爱的最高境界,是让它静静在里面流淌、延绵,久久相拥,感受肉体合一、心心合一、天人合一的奇妙。”这是我异常欣赏与期盼的境界,我认为,那才可以称为做爱。有网友说得很好:“由精神爱恋到身体交融的为‘做爱’,一夜情若不涉及金钱而单求身心愉悦的为‘交欢’,若是仅是金钱交易的则是‘性交’。”

“卵”固然是个生殖器官,但是不以生殖为目的而发生的两性关系的主体——男人和女人,是文化主体,男女“交配”并不都是“做爱”,而有“做爱”、“交欢”、“性交”的区别,而在道德失范的欲望化时代,精神和身体水乳交融的爱情十分难得,因为它取决于“卵”与男人的统一。新时代女性爱情理想的破灭的原因,正在

于社会生活及文化残留造成“卵”与男人关系的分裂。可笑的是,男人们自己并未察觉这样的分裂给自身带来的滑稽与可鄙,就像那个叫做“伟”的男人,“一个英武的男人,长着那样一个小东西;它与他的主人的比例极不协调”,却不知道问题所在一样。在一个性可以当作快餐来消费的时代,男人们忘记了两性之爱一定要有审美的参与,它来自性对象须得如同艺术品的想法。寻求爱情的女性不会放弃这样的期冀:“我发现人的‘卵’,如人的五官组合一样,有它自然的特点。有的人生来是单眼皮,有的人就是招风耳。它如男人本身一样,可以是可爱的,也可能是可恶的,可能令人陌生,可能令人欣喜。它属于对男人的补充式语言。非到最后的环节,你是不能了解的。发现这些以后,我便常常希冀着,遇上完美的艺术品。我喜欢痛快地欣赏与陶醉地啜吮,体会初生婴儿吮吮母乳一样的恬静与满足。对于‘卵’,那也许是它最大的快乐。如何不算是‘白活’,似乎跟人的生存道理差不多。我喜欢仔细地看它。像看刚从市场买来的衣服。关于它的质地、色泽、款式、钮扣、口袋、线路,全不放过。”人类爱情的崇高,正由于连最低处都蓄满了诗意:

品味男人“卵”,可以获得许多感觉:如纯真、恬静、隐秘的快乐、童年的足迹、故乡炊烟、游移的梦、自我的消失,奉献与享受合一;甚至有忏悔、怀念、埋怨、痴呆、舞蹈、飘浮,美妙与虚幻共存。那里有一种气味,与故乡的味道很似,与过去的岁月相近,与春花秋月同在。你可以认为那是一座桥,一座百年的桥,它使你走向一个未知的彼岸;你可以认为那是一首歌,它唱出了你埋藏心底多年的旋律;你可以认为那是一幅画,它描摹了你一切关于梦想之图……它可是任何一种东西。当你把它放到唇边,当你仔细吻过……当然这一切,只有当它处于饱满的时候才能达到。不在激情状态下的它,是毫无生命力的。

这就是盛可以表现的女性对两性情爱关系的理想。盛可以公开表白过希望女性要有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她不屑于认同这样的观点:“曾有一个朋友说:一个人所有

的快乐集中在这‘一点’上,真是奇妙。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天生神,神本源,性本源也。性,才是世界的本源——世界本源说看来要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了。”性,乃生命快乐之源,是男女爱情的基石。但如若是爱情,一定要有精神的地位,而不能只有物质性的身体。爱情一定是身体与心灵的水乳交融。《水乳》就以长篇的形式表达了盛可以对城市化时代性爱本质的理解。

《水乳》以女人左依娜为主角,写了几对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故事。故事发生在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左依娜本来就是女性的名字,前边还要冠以女人,看似多此一举,实则别有用意。作者需要强调这个女人的性别身份,恰恰是因为她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困境。首先,作为一个年青女人,左依娜平胸。女性的第二性征不明显,做女人何来魅力?这让她不能不自卑和焦虑。第二,左依娜来自遥远的新疆,没有深圳城市户口,低人一等。每当她与男友平头前进发生口角时,前进只要吼一句“你想想,你想想你是什么身份”,她就只能哑口无言,眼泪往肚子里吞。这正是杨爱芹所指出的那种由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身份之痛”^⑥。没有城市户口,左依娜就好比悬在空中,只能在这个城市漂浮;身份不平等,在恋爱和婚姻中,她就只能处在屈辱的地位。她只有以割腕自杀的方式来抗拒城市的歧视,企图赢得不看身份的爱情。在她和公务员平头前进的恋爱关系中,让她备感压抑的还有粤北人的男权观念,在平头那里,“女人应该像军人一样,把服从当作天职”。他俩最后确定恋爱关系,并领证结婚,并非出于互相欣赏、彼此尊重,从而产生想要终生厮守的感情,而是出自平头前进想要分到最后一批低价房的功利的考虑。所以终至领证结婚,它给予左伊娜的感觉是“从未婚到已婚,像女巫那样浑身一激灵,就从阳间到了阴间,开始在夫妻生活的道路上问神问鬼了”。婚后平头前进仍然不懂顾惜和尊重妻子,一次次冲突的结果是,女人左伊娜动了离婚的念头并很快出轨,与律师庄严走到了一起,释放了被压抑的情绪,感觉获得了独立与解放。庄严对她的尊重和百般照顾,让她看到了两个男人对待女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在心理上不无纠结,她还是做出了离婚再嫁的决定。奇怪的是,当平头前进发现她执意离去而懂得珍惜她

时,她看见了他从来没有过的强壮的样子,也发现了自己体内巨大的激情和欲望。女人左伊娜不能不为自己两个男人身体下都会颤栗而感到惶惑。这样的惶惑反而证明了女人左伊娜就是一个女人:需要在男人的认可里找到自我,想要实现自我价值却又以男人的价值为价值。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实则是男权文化规训的后遗症。难怪女友挺拔苏曼劝她心中要长那东西,要改变身体姿势,学会享受生活,改变生活局面。

如果说性爱与婚姻不能统一容易使婚姻千疮百孔的话,那么,生命喜新厌旧的天性注定了婚姻是一张经不起时间磨损的睡袍,尤其是在给欲望自由实现提供了无穷机遇的现代化城市。挺拔苏曼拿睡袍来为婚姻的命运打比方,并不是作者有意向张爱玲致敬,乃因稍有头脑的现代城市女性都无法持守农耕时代的婚姻观念。结过婚又离婚的苏曼,以过来人的口气劝导左依娜看淡婚姻,说:“把男人和女人绑在一块,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很乏味地解决生理需求,把爱做得像嚼渣,这就是结婚。”还说:“我结婚时,有美丽的爱情,算幸福的婚姻,可这都是一件好看的睡袍,有多少隐蔽的欲望,像虱子一样,爬行在睡袍的里里外外。他和别的女人搞了,我也出过墙,只不过他不知道。后来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这样相互欺瞒,分开来,松了绳索似的。你看,像这个酒吧,多少有妇之夫,有夫之妇。依娜,如果你现在没结婚,我劝你不要结婚。但是你已经结了,我劝你最好不要离婚。”苏曼的话并没有多深的哲理,但她确实道出了今日城市里婚姻无法框范的性乱象:

避开传宗接代的因素不讲,原来是结个婚找个伴相互照料,现在变化了,也不存在谁养家的问题,我的工资比他的还高。男人们简直就是只公鸟,只管操。在女人承受怀孕、生产的痛楚,不能供他们操的特殊时期,他们就毫无愧疚地到外面找操,其他时间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操混乱了的世界。

一方面是城市女性经济独立而摆脱了对婚姻的依附,一方面是婚姻中的一员“想将其他新颖睡袍披在自

己身上的欲望”,婚姻焉能不变成难耐的炼狱。有炼狱就有越狱,而冒险越狱受伤的还是越狱者。袁西琳和马小河这一对夫妇,就是例子。袁西琳趁到泰国旅游的机会,为了性爱快感的最大化,花钱找鸭,与黑人小伙做爱,结果染上了性病。她的老公马小河趁老婆出国旅游,开车到东莞找乐,同样染上性病。结局是女方酒后吐真情,落了个被骂做“差货”的下场。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里,像胖子王东和瘦子尹莉保持着真正爱情倒是鲜见了。或许以之为对照,城市里的两性关系才不至于让人感到绝望。

《北妹》的故事,也发生在深圳。故事讲述的是北来的打工妹在南方开放城市深圳的遭遇,她们的遭遇称得上惊险而悲惨,读来让人揪心。这是盛可以的第一部长篇,是她还是底层身份时的创作,字里行间不能没有农村人对处处凶险的城市的一丝丝憎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漂泊来城市的年青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痕。但是小说的批判指向也仅仅是指向作为历史的城乡分野,而没有把城市的扩张和对乡村人的凌辱看成改革开放政策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恶果,这是它区别于某些底层叙事小说的地方。盛可以的这部小说比一般的打工文学有更复杂的主题指向,其中最易为人感受到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女性的人生欲望、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的情感悲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反映出了半城市化女性的生存境遇及所面临的问题”。其独特之处“在于从情感切入,把身份之痛放在了敏感的爱情生活中,提出在悬浮身份中情感如何安放的问题”。这样的概括,揭示了盛可以写作的普遍意义:“盛可以对女性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关注,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展示,对物欲时代艰难生存景象的概括,使书写性别之痛的女性文学,有了深广的政治、经济、文化指向。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纬度,显示了开阔和深入的人文关怀。”^⑦不过如果从性爱叙事这一维度来考察,我们更乐于检视盛可以在这部小说里对女性生命本能的展现与省思。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农村妹子,像弱小的羔羊一样闯入如同欲望丛林般的城市,等待她们的处处是性欲之狼的眼睛和牙齿。作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单纯的李思江被一坨老姜似的村长轻